

“大眼睛”女孩苏明娟的成长故事——

“让爱与希望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 徐靖 杨俊峰

1991年，一张名为《我要读书》的摄影作品一经问世，便牵动了千万中国人的心，观者无不为之震撼，甚至潸然泪下。

这张照片，许多中国人见过不止一次。黑白色调的照片里，头发蓬乱的小姑娘，手握铅笔坐在桌前，表情怯生生的，一双清亮纯真的大眼睛凝视前方，流露出强烈渴望的光芒，仿佛在替无数贫困地区的孩子发出心声：“我要读书！”照片上这双闪闪发光、饱含期盼的大眼睛，让许多人无法忘怀。

自那时开始，希望工程受到更广泛关注。希望工程由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发起实施，是以改善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设施、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重返校园为使命的社会公益事业。照片中的主人公——当年才8岁的苏明娟，在照片拍完后，成为希望工程的“代言人”，个人命运也因此改变。

2022年，苏明娟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30多年前，苏明娟身处逆境；如今，她涅槃重生。30多年间，她接过“接力棒”，努力地将善意传递下去，“让爱与希望生生不息”。从受益者到践行者，苏明娟一路走来的故事是怎样的呢？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我坚持读书的念头像火一样热烈”

1983年，苏明娟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一个普通的农家。这里地处大别山深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而生活在此的苏明娟一家靠打鱼、养蚕、养猪和种田、种板栗为生，过着辛劳拮据的生活。

1990年，苏明娟7岁，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为了让孩子上得起学，父亲只好更辛勤地工作。几个月后，父亲终于攒够了第一学期的学费，把苏明娟送进了小学。

在那个年代，贫困家庭的女孩能有上学，本就是奢侈的事情。“虽然有些困难，但父母还是希望我上学，能够学到一点知识。”苏明娟对记者说，“他们告诉我，读书是走出大山的唯一途径。”

那个时候，山区教学条件不好，孩子们的求学环境十分艰苦。

回忆起自己当年就读的小学，苏明娟说：“我们那个校舍是一户人家的祠堂改建的，学校没有钱给窗户装玻璃，于是就糊起薄纸，冬天的时候风一吹就破。每当寒风呼啸而进，我们都冻得缩成一团。一个班三四十个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教室里只有桌子和黑板，我们坐的板凳都是自己带的。”

虽然条件艰苦，孩子们读书的念头却很坚定。这里虽然没有明亮的教室和干净整洁的课桌椅，但有洪亮的读书声。“为了上学，我每天要走20里的山路。”苏明娟说，“虽然条件艰苦，但我坚持读书的念头像火一样热烈。”

此时的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很快将被一张照片改变。

“一张照片改变了我的命运”

年少的苏明娟并不知道，就在他上学那一年的5月，在金寨县，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金寨县希望小学正式成立，徐向前元帅亲笔为“金寨县希望小学”题写校名，轰轰烈烈的希望工程由此开端。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希望工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委托纪实摄影家解海龙拍摄一组展示贫困孩子求学艰难状态的照片，以此号召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希望工程。

1991年4月的一个下午，解海龙来到苏明娟就读的小学采访。推开教室的门，一双在阳光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闯进了他的视线。“那眼神有着很强的穿透性，能够进入人们的心灵。”谢海龙说。当握着铅笔的苏明娟再次抬头凝视黑板时，他迅速摁下了快门，摄影作品《我要读书》就此诞生。

1992年4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把解海龙拍摄的2000张关注贫困地区教育的照片分发给媒体，其中就包括这张名为《我要读书》的照片。1994年，《我要读书》被选为“希望工程”宣传照片，也是在这时，苏明娟第一次通过报纸看到了自己的照片。

“在小学四年级，我收到一份报纸，上面有这张照片。老师告诉我说照片已经被用作希望工程的宣传画了！”苏明娟说，“我也没想到，一张照片改变了我的命运。”



▲苏明娟参加党的二十大期间留影。

▲2019年11月，在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报告会上，苏明娟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她身后是“大眼睛”女孩照片。

▶苏明娟在金寨县桃岭牌坊小学开展捐助助学活动。

(本文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照片刊登后，苏明娟收到了许多人的捐助。“爱心人士举不胜举。”苏明娟当年的老师傅启鹏告诉记者，当年《我要读书》照片在社会上引起关注后，很多人向苏明娟提供了捐助。

第一个向她捐款的人是李万，他将自己微薄的津贴攒起，每学期都会寄给苏明娟100元，一直到小学毕业。“读中学时，很多好心人都给我帮助，有的小朋友把零花钱

寄来了，有的大学生把打工钱寄给了我。天津一名退休老人从我读初中到高中，每年过节都给我寄糖果和生活用品。”回想起这些，苏明娟充满了感激。

后来又有其他捐助者捐助苏明娟，善良忠厚的父亲对苏明娟说：“钱我们不能要，因为我们已经有别人的帮助了。你爸你妈还能干活，还能养活你和弟弟。”于是，苏明娟就将这些钱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

姑娘，帮她圆了求学梦；2002年，考上安徽大学后，她坚持勤工俭学，把每学期900元生活补贴全部转给其他贫困学生；参加工作后，苏明娟把第一笔工资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此后每月她都会捐出收入的一部分；每年，她都会拿出1000元资助贫困生，从未间断……

“希望工程给我的帮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多是精神上的，它让我懂得了爱的意义。”苏明娟说，“希望工程一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因《我要读书》照片和希望工程而改变命运的，不只有苏明娟。照片中苏明娟的那双大眼睛震撼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当看到那双渴望的眼睛，人们内心的爱和善意立刻就被唤起，情不自禁地想为这些孩子做一些事情。”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院长刘慧教授说。

随着希望工程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许多爱心人士参与其中，给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温暖和希望。从花甲之年的老者，到幼儿园的孩子，纷纷为希望工程贡献力量。

从金寨县希望小学建立到如今，两万多所希望小学已遍布全国各地。在党的领导下，希望工程实施30多年来，聚焦助学育人目标，植根尊师重教传统，创新社会动员机制，架起了爱心互助和传递的桥梁，帮助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家庭青少年圆了上学梦、成长为奋斗在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栋梁之材。希望工程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教育发展、服务青少年成长、引领社会风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把爱与希望传递下去”

2018年秋天，苏明娟上小学的女儿在语文课本上读到一篇课文，题目叫《渴望读书的大眼睛》，那是妈妈的故事。

“你看，这双大眼睛，是那样明亮，那样专注。它注视着前方，生怕漏掉老师在黑板上写的每一个字，生怕漏掉老师讲的每一句话……”

“你看，这双大眼睛，闪烁着渴望，充满着忧郁。虽然清晨教室光线并不明亮……”

对于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中学习的女儿而言，妈妈的故事已是遥远的过去了。经历了3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早已摆脱了苏明娟童年时的窘境。

2001年1月1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2019年9月26日，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用2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

2021年，中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7万所，在校生1.6亿人，不仅实现全面普及，普及程度还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与教育事业一起变好的，还有苏明娟的人生。

1998年，苏明娟以共青团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赴北京参加大会。整个大会堂里，她是最小的与会代表。在会场，苏明娟收到了很多鲜花、掌声和关注，但她始终是那么淳朴本分，沉稳安静。

2002年9月，苏明娟考取了安徽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金融专业，2005年毕业后，她进入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工作。

2006年，苏明娟和解海龙拍卖了《我要读书》的照片版权，所得30多万元用于援建西藏拉萨市曲水县的一所希望小学。

2018年，苏明娟拿出3万元积蓄作为启动资金，设立了“苏明娟助学基金”，致力于帮助更多的贫困学子，该基金筹集了约490万元，参与建设了5所希望小学。

多年来，在希望工程的爱与关怀下长大的苏明娟，实现了从受助者到捐赠者的转变。“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把伞。”苏明娟说。

2022年，苏明娟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前不久，我参加了党的二十大。接下来，学习好、宣讲好、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北京返回后的苏明娟，向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班子和全省中层干部分享了她的参会体会，共同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最近，苏明娟参加了很多线上线下宣讲活动。每一场宣讲，她都会强调一句话：“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我感到无比光荣，也深感责任重大。对我来说，除了责任和使命，还有一种传递，就如同希望工程、公益事业一样，把爱与希望传递下去，让爱与希望生生不息。”

铁路线路工王维先：

为中欧班列打冰

张学鹏 席凯

杜草隧道地处山区，山体水量大，到了冬季，水流进隧道里冻成冰，倒挂的冰柱、钢轨上的冰坨会对列车运行安全造成影响。56岁的王维先和工区的9名工友就负责这座隧道的设备检修工作，到了冬季，每天来隧道打冰，成了他们的主要任务。

“列车运行时，这些冰柱会刮坏车体，轨道里的坚硬的冰坨、冰块会让列车颠簸，都是安全隐患，春运期间，列车开得多，中欧班列也密集，我们的作业频率由以往的一周五次，增加为一周七次。”王维先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边走边说。

隧道有7米多高，上面挂着1米多长的冰柱，墙体、钢轨上有冻结的冰坨，工人们拿着可伸缩的打冰杆走进隧道，随着一阵噼啪啪的声响，一根根冰柱纷纷落下。和别人的打冰杆不同，王维先手中的打冰锤只有一

米多长，锤头上痕痕点点，尖利的锤头砸在墙体的冰块上，一打就是一道裂缝，接着整个冰块也就打了下来。这几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欧班列运量从2018年的16列1312标箱，增加到2022年884列81640标箱。年过耄耋的杜草隧道变得更加热闹，快退休的王维先也更加繁忙。

每年春运，都是东北最寒冷的时节，这时也是隧道里结冰最严重的时候，一夜间就会冻起一大片冰坨。隧道里，隔几分钟就有一趟列车经过，为了不影响到行车，王维先和工友们要跑着去打冰，慢一分钟，都可能耽误行车。

在王维先眼里，打冰不仅是体力活儿，更是技术活，隧道里的一根根冰柱像倒悬的利剑，稍有不慎就会扎破皮肤。“一根冰柱打击的角度、落点位置都有门道，

打冰要斜一点，这样冰柱掉落不会伤到自己。”王维先一边敲打着冰柱一边说。

隧道里温度达零下30摄氏度，口中呼出的雾气在帽子和睫毛上挂上了霜，工人们手上的动作却一刻不停，肩膀、鞋面、裤腿上都布满了冰碴，偶尔有冰碴打到脸上更是刀割般疼痛。打碎的冰块还要装袋扛出洞外，一袋子碎冰有50斤重，最多的一次作业他们要运出10多袋，就算穿着两层棉袄，也都热出了汗。

“我打过最大的冰柱有一人多高，像大腿一样粗哩。”王维先用手比划着冰柱的大小。

杜草隧道是并列着的两座隧道，分上行下行，王维先和工友要踩着积雪，带着打冰锤和风镐等几十斤重的工具，上午检查一个，下午返程再检查另一个，中午就在隧道边上一座闲置许久的老房子里，点上炉子，煮些自带的挂面充饥。

王维先明年就要退休，他的儿子，30岁的王依成也是线路工。王维先想把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打冰锤再传给儿子，三代人就像平凡的螺丝钉，拧在大山里的两条钢轨上，守护着中欧班列的运输畅通。

1月8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气温降至零下35摄氏度，连续的几场雪，为张广才岭披上了一身银装。一列牵引着蓝色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山间呼啸而过，银白色的大山像是围上一串蓝色的项链。

“雪太厚，大伙注意，千万別戳脚。”7时30分，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牡丹江工务段隧道养修工区工长王维先和3名工友，扛着长长的打冰杆，向滨绥铁路上的杜草隧道走去。地上的雪一踩就是一个坑，原本不远的路，他们走了1个多小时。

“我在这干了36年，这条路我走过无数次，每年这里的雪下得最大，鞋绑得再紧，都会灌雪。”王维先用手套掸了掸裤腿上的雪。

杜草隧道地处滨绥铁路线上的张广才岭，始建于1942年，隧道全长7773.5米，海拔699米，哈尔滨至牡丹江间的普速列车，以及经由绥芬河入境的中欧班列都要从这里通过，日均列车通过量达100余趟。中欧班列经绥芬河铁路口岸入境，可到达8省2个直辖市，出境的中欧班列到达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比利时等国家，运输的货品包括木材、粮食以及日用百货、电器产品等，因此，这座“年逾”八十的杜草隧道，也是中国中欧班列运输的重要通道。

